

今年中秋

肖复兴

一般年头,中秋节和国庆节都是相挨着,隔不了多少天,像一对亲兄弟。今年特殊,中秋和国庆双节在同一天,变成了一对双胞胎。这样的情况很少见,算是突发疫情之后这一年之中特别给予我们的双倍暖意以慰藉吧。

再想想,觉得这两个节,又像两个分别了快一年的亲人或朋友,日常长时间彼此思念与牵挂,相约在这样特殊的日子,一定要碰头相见。这样一想,不觉一笑,节日因带有人感情的跌宕,带有生活背景的变化,而有了特别的情味甚至意义呢,便也觉得今年这双节相撞,还真是别有一番滋味。今年的中秋,过得会格外意味深长。

想起以前过中秋节和国庆节的情景。最难忘的是童年时候,小孩子,一想到过节,蠢蠢欲动的是贪玩和贪吃这两项。国庆节,最盼望的是看礼花燃放;中秋节,最盼望的是吃月饼、买兔爷儿。有意思的是,因为国庆节和中秋节紧接着,过这两个节的时候,还有两位主角是少不了的,一个是枣,一个是葡萄。可以说,这是我们的得天独厚。

那时候,我家住在北京前门楼子路东一条老街的大院里,国庆节晚饭后不用我们催,妈妈会提前做好饭菜,我们匆匆扒拉两口,天一擦黑,必是急不可耐地上房等着看礼花。放礼花的大炮在前门楼子北边一点儿的天安门广场上,威风凛凛地排成整齐的一排,站在我的房顶,一眼就能看见,简直近在咫尺。礼花腾空的时候,更像是眼前绽放,伸手就能抓到。如今,在哪里看礼花,也没有那时那样的灿烂,灿烂得让我们跟着礼花一起腾空飞翔。如果顺风的话,礼花燃放后,会有小降落伞如小仙女腾云驾雾般悠悠地飘过来,我们高举着竹竿,够着一两个白色的降落伞,就是国庆节送给我们的礼物,让我们的心情愉快指数大增,开学的时候带到学校,可以向同学显摆。

中秋节的月饼,不用说了,再穷的人家,也得吃块月饼的。在前门大街,最吸引我们小孩子的,是通三益老店,它是一家干果店,平日日子不卖糕点,但到了中秋节,却从不落下卖月饼。刚进八月,店里的中心位置就会摆出一个大如车轮的巨大月饼,四周用菊花和鸡冠花围着。是那种老式的提浆月饼,皮上刻印着嫦娥奔月的图案。这个巨大无比的月饼一直摆到中秋节过后,店家就会把这块大月饼切成一小块一小块,免费让客人品尝。我和小伙伴们几乎天天都要跑到那里,等着店里切月饼,可惜,并没有赶上过这样的好机会。

中秋节,人们拜月,按理说嫦娥是主角,但是,在民间,兔爷儿却抢了嫦娥的风头。大街上,到处是卖兔爷

儿的大小摊子。曾有这样的竹枝词唱道:“瞥眼忽惊佳节近,满街争摆兔儿山。”兔爷儿,长耳朵,三瓣嘴,本来就十分可爱,这种用泥捏成的兔爷儿完全拟人化了,就更加让人感到亲近。别看兔爷都是泥捏而成,却可见得京城民间艺人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不说别的,光看兔爷儿的坐骑,禽兽兼备,翻江倒海,完全进入神话境界;再看兔爷的造型,可以是顽童老者,可以是下里巴人,也可以是京戏里的任何一位将军,簇拥一起,活脱脱能上演一出精彩大戏。而且,那时候的兔爷儿很便宜,谁家的小孩子不买个兔爷儿回家呢?

还要说到中秋和国庆双节必不可少的枣和葡萄两位主角了。它们不用花钱买,都种在我们的院子里。枣是马牙枣,葡萄是玫瑰香。都很甜,比现在买的枣和葡萄要甜。我们院有三棵老枣树,双节之前,全院人约定一个时间打枣,打枣成了我们大院的节日,或者说是双节之前的一次节日的彩排预演。上树打枣的,都是半大孩子,打下来的枣很多,堆成一座小山包,没一个人私自把枣带回家,而是用洗脸盆盛满枣,分给各家一盆,在国庆和中秋时端上桌,成为每年双节最红艳艳的喜悦颜色。

玫瑰香葡萄是我们大院房东家的,他家的院子里有一个葡萄架,铺展,每年结得的葡萄都累累串串。我们小孩子会在晚上偷偷地跑到他家院子的葡萄架下,摘两串葡萄。其实,房东是看见了我们的,只是不管罢了。但夜晚偷摘葡萄,就跟长大后偷看禁书一样,让童年时的中秋和国庆过得不同寻常。房东家的玫瑰香确实好吃,到现在一想起,还能闻到那股子浓郁的香味。

礼花,降落伞,兔爷儿,月饼,外带马牙枣和玫瑰香葡萄,就这样次第出场之后,中秋和国庆双节才算圆满结束。如果说礼花和降落伞是我们童年国庆节的礼物;兔爷儿和月饼,是我们童年中秋节的盼望;马牙枣和玫瑰香,便是属于我们童年这双节额外的独特赠品了,中秋节时吃,国庆节时也吃。

今年,中秋节和国庆节双节同一天,不由得想起童年的马牙枣和玫瑰香,可以不必分成两份,分别在中秋和国庆两天吃了。在同一天,合在一起吃,双份的感情浓缩在一起了。

这样的日子难得,难得的不仅在于双节同天,而且在于蔓延全球的疫情之中人们对于平安团圆祈盼的意格外深重。这时候,想起两句古老的诗句,一句是王昌龄的诗: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一句是东坡的词: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应该是专门为双节配备的双诗词。在这样的日子里,它们表达了对我们自己也对他人共同的祝愿。

秋色(组诗)

吉尚泉

秋色是不变的祝酒词

动车北上,途经辽阔的草地
和我们的城市
如果归来,请向群山
行注目礼
这些散落在乡村的事物
要叶落归根

镰刀锋利,脚步匆匆
咋咋的回音,像舒缓的乐曲
而收获的意义
让我们再一次亲近土地

谷穗可以入画,高粱
可以入诗
从春天的鸟鸣开始
从一场春雨开始
我们在节气的变换中播种
锄禾
也搬动飘雨的日子

秋色,是不变的祝酒词
当一家人纷至沓来
旧时的小院
会还给我们逝去的光阴
还有母亲的微笑
还有父亲的教诲

我骄傲,我是乡村教师

我骄傲,我是乡村教师
弯曲的乡路上,总会传来
淳朴的乡音
更多的孩子,依次走出
带露的家门

甚至黎明的鸡啼,甚至
阳光下的草地
都像被翻动的课本

当铃声响起
我要继续阅读激昂的文字
在数字的王国里
计算理想与信仰之间的距离

我骄傲,我是乡村教师
斑斓的梦想
终于变成
秋色深处饱满的果实
一缕温暖如初的阳光
让我走进孩子们的世界
聆听他们的笑声
重温三尺讲台上
青春时的豪情
一位教师的天高云淡
默默无闻

我骄傲,我是乡村教师
寒来暑往的轮回中
依然有我火红的青春
日出日落之间
依然有我追寻的身影
沿着收获的方向
我依然要追赶一段疯长的时光
我在午后的教室里
写下秋色和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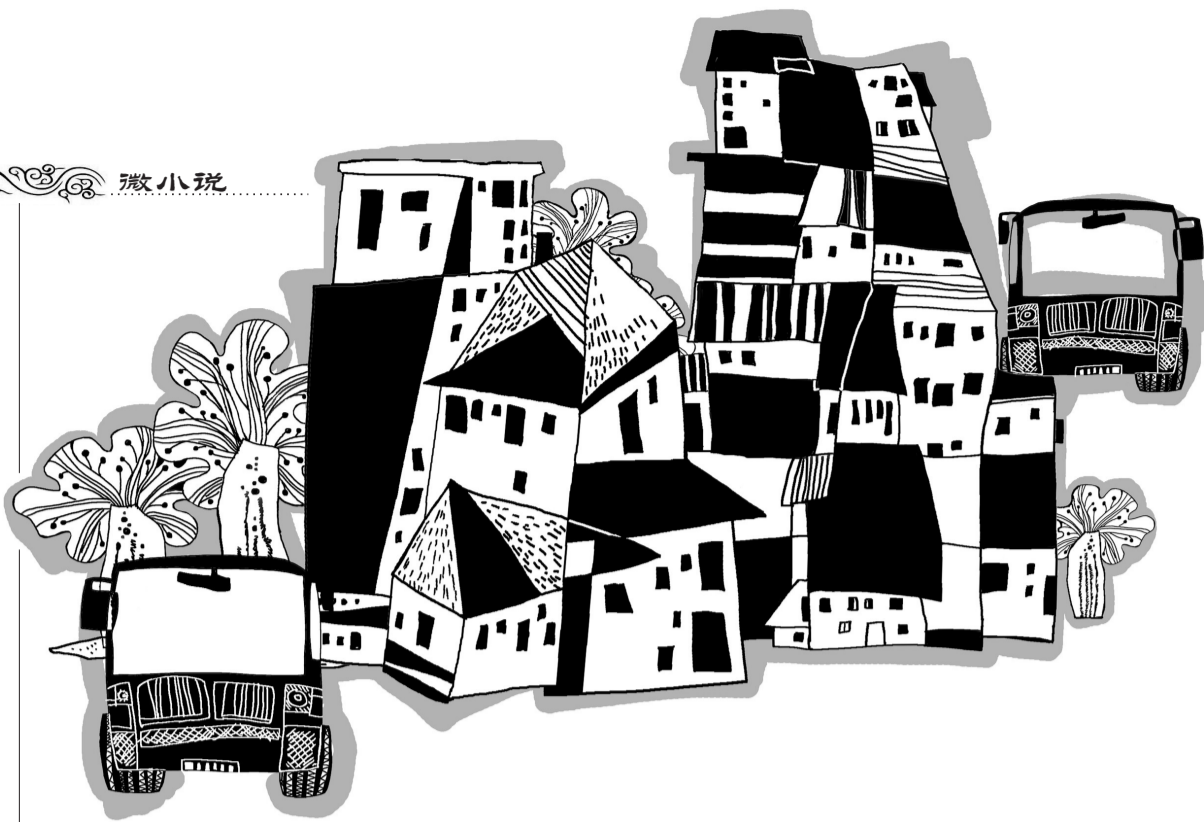
在乡村

有人沿着村路独行
有人
在田垄上寻觅,深秋的早晨
一晃而过
庄稼成熟的消息
是我们守望的归期

山路曲折,像被忽略的履历
那个采蘑菇的女孩
还有多少旧梦
那些稚嫩的童音
被埋进土里。在乡村

本版插画 胡文光

微小说



站牌

杜宽

每天清晨,大桥公交站点儿,早已挤满了黑压压的人。

陈旧褪色的站牌,像一根冰冷的电线杆伫立在那里。过往的行人焦急地问,“啥时能不挤车?”

虽然立起了一排交通护栏,但因为是中转站点儿,人流集中,还是拥挤。

不知何时,站点儿来了一个身穿旧军服、腰扎绿皮带、肩挎斜背包、手持小红旗的老头。

刚开始时,谁也没注意到他,都当他也是等车人。后来,车一进站,他就挥舞手中的小红旗,不断重复喊着:“别挤,别挤,按秩序上下车!”

“这回可好了,来了协管员,可惜是一个老头”乘客们议论着。

人们看到这个“协管员”,腰板硬朗,动作干练,虽然帽檐下两鬓已斑白,但精神抖擞,像当过兵的人。

一些人用嘲笑的目光看老头,说他闲的。可老头却不在意,总是面带微笑,乐呵呵做好“执勤”工作。

“这老头,一个月不少挣吧?”

“人家是义务的,没工资。”

“得了吧,哪有不要工资的,除非是傻子!”几个等车人在闲聊。

一到月底,老头就走进队长长的办公室。出来时,总见老头拿着红本,笑眯眯地摸着自己的腰包。

有人猜测,老头领工资了。

时间长了,知道老头姓张,是退休工人。人们开始叫他张大爷。

“张大爷,看您这派头,当过兵吧!”

张大爷微微一笑:“我喜欢锻炼站功,身体好。”张大爷的站功,让人们敬佩。他站得挺拔,像士兵一样威武。

车进站,挺胸、抬头、敬礼;车开动,目视前方、举旗挥动。张大爷,成了公交中转站点儿一道最特殊的风景。

在这条路上,有50多班次公交车,站点儿20多个,因编制所限,站点儿没设过协管员。张大爷,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他还当起了指路员。

刚开始,张大爷对问路的乘客询问的小区不熟悉,也答不出个所以然。

“小孙,铁匠沟在哪儿下车?”张大爷走到车窗前问司机。

“线路上没有这个屯啊……”张大爷不气馁。晚上,他找来一起下棋的老伙伴咨询得知,南屯中的里沟,早先没名,一名铁匠匠来到这沟里,娶了媳妇,后来又来了几家人。从此,山那边的人都叫那里铁匠沟。

“这沟很少有人知道,都叫它南屯。”张大爷把名字记在本上。星期天,张大爷骑自行车,来到新开发的小区打听路名。一栋楼一栋楼、一条街一条街地摸清开发前的自然屯名。他把打听到的原路名,用扑克牌叠成方块,新名后面标上老名,画成红黄图形,又求助女儿打成小册子,一遍又一遍地背念。

“你这是干啥,叨叨咕咕的,不睡觉了?”老伴儿翻身把被蒙在脸上。

功夫不负有心人。张大爷用一个多月的时间,背熟了周边二

十几个自然屯的新老名字,只要有乘客问起,他都能告诉他们在哪站下车,再往哪里走。

新站牌立上后,等车的人更多了,张大爷的腰板更直了,因为他心中有了“线路图”。渐渐地,再也没人嘲笑他了,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张老”。

一次,一个外地的老太太要去外甥家,又不知是啥屯。走到站点儿看见了张大爷,上前求助。“您别着急,我试试看。”张大爷指了指站牌,老太太摇头说都不是。她只记得外甥家那个屯有山,可以上山采蘑菇。张大爷跑到市场管理所,打听到上岭屯常有人来卖蘑菇,就请管理人员帮忙,大喇叭一广播,果然找到了老太太的家人。

“交警同志,谢谢您了!”那个老太太握着张大爷的手说。

“我不是交警,是站牌人。”

“啊?站牌人?”大家都笑了。“大爷您站乏了,歇歇腿。这是防寒膏,贴上不冷。”一个司机拿着风湿膏塞给张大爷。等车的人,也常给张大爷带来各种感动。一群戴小红帽的爱心人士也学学张大爷,为每辆公交车增加了保暖垫。

“大爷,你咋没去学校给我们讲安全课啊?”一群小学生问张大爷。

“等我拿到红本教材就去。”不久,张大爷的老寒腿犯了,走路费劲,再也没出现在站点儿了。但人们觉得,张大爷仍在站牌下,舞动着小旗在指路。人们已经知道,他是一名工人,一名曾经参加过修建成昆铁路的老兵。

看见满天极美的繁星

(组诗)

王文军

清晨写一封信

沐浴清晨的光亮
写一封信是温暖的
用泛黄的信纸、蘸墨水的钢笔
字迹工整,潦草是对收信人的不敬
标点符号准确,那是心跳和呼吸
写上青春、爱情、梦想和远方
努力写出几个优雅的句子
替一个笨拙的人诉说幸福
还要写上晴朗的天
盛开的丁香,飘飞的柳絮
以及那个骑着单车
从门外缓缓经过的红衣女孩
一封信,从日出东山写到月上柳梢
从少年写到白头
也无法写完
还有许许多多的好时光
让我泪流满面

八盘沟记

很多年来,我一直以为此生会深陷寂寞之中来到这里,才知道一切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糟糕我必须得换一种活法

来到这里我就不想走了许多以前没看到的东西在这里全都看到了没有谁会来寻找我但我确信自己不会走丢

天真好,山真好,石头真好
小路真好,梯田真好,树真好
民居真好,石磨真好,花真好
牛真好,狗真好,山鸡真好
看护故居的老大媽真好

还有比这更纯粹的寂静吗
在这里,我学会了包容
人世间,很多事物真的挺好
像八盘沟沉实的核桃

曲河

夕阳下的曲河
比河边吃草的羊更安静

我默默曲河到底拐了多少弯
如果挖一条笔直的河道
它会省略多少流动的距离
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
曲河绝不贪图省事
即使万里之遙
也流得不急不躁

只因走过足够曲折的路
曲河,才如此平静地
把前途变为归途

山里的小路

在山里,经常遇到这样的事情
小路越走越瘦小
时不时和人捉起迷藏
再从很远的杂草或灌木丛中
悄悄钻出来
小路也会越走越弯
还可能突然改变主意
拐进相反的方向
让人摸不清它究竟要去哪

每一次在山间小路上行走
就感觉自己是一个走向丢失的人
我知道这是来自大山的力量
我一走边,一边暗中做记号
为自己留下一条退路

一群小草斜着身子看我
几只麻雀叽叽喳喳
几只贴着我的头皮飞过
在我之前,有多少人
和我一样一次又一次地从这里走过

一个晚上

干完了一天的农活,多么好
月亮在天上,灯火在人间
果园的荒草已经除掉
堆成一个一个好看草堆
果树坐满了,安安静静
没有更多的表达
就像同样安安静静的我

此刻,能有一人来到果园
多么好,哪怕是一个陌生人
我也会陪他聊一聊天
收获人世中无法避免的辛劳
让人敬畏

我们在树下说话,星星蜂拥而至
一个调皮的家伙突然脱轨
果园飞溅起星光的碎片
周围不再黑暗,一些事物得以显露

心中的“电台”

秦杰民

轰炸机群,沉重轰鸣;炸弹,天崩地裂。头上紧扣的耳机中,每当收听到所搜寻的摩尔斯电码讯号,并将其准确抄收下来时,心里都会涌起兴奋与喜悦的热流。因为那必须战胜恐惧,既要把敌机狂轰滥炸置之度外,又要聚精会神,冲破强烈电波干扰,才能完成战斗任务。

少小从军,置身战场,这非同寻常的一段经历,逝去久远,但我对战斗岗位——电台,仍有浓得化不开的情结。一次梦中,竟被电台天线怎样架设急醒。在没有制空权的艰难时刻,电台架设要隐蔽,通信效果又要

不受影响,这是指挥所频繁转移中,报务员常碰到的难题。“六七十年的事还记着,眼前事却丢三落四,当心老年痴呆症!”老伴儿在责怪。我自信与那“情境”还是风马牛。但必须坦然面对:今老矣!满头霜雪,步履蹒跚。说是老朽,已非“谦”意,而是不可抗拒的生命规律,全身“零部件”,真是好像侯宝林、郭启儒相声里说的那辆破自行车,浑身什么都响,就是铃不响,仍转动在

风雨飘摇中。漫漫人生路逼近终点的景象,岂能不令人悻悻然也。

然而,那天我仿佛又看到了人生的灿烂朝霞。美国作家塞缪尔·厄尔曼仅400多字,反复出现“电台”字样的散文《年轻》,深深吸引着我。“年轻,并非人生旅程的一段时光,也并非粉颊红唇和体魄的矫健。它是心灵中的一种状态,是头脑中的一个意念,是理想思维中的创造能力,是情感活动中的一股勃勃的朝气,是人生春色深处的一缕东风。”这对人生的大彻大悟与美妙诠释,蕴含着心理学、生命科学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大智慧,给行将干涸的生命,注入汨汨清澈的甘泉。

这篇距今百年的美文,烁烁生辉的人生真谛,就是让年轻、快乐的心态与人生始终相伴。这样,垂暮老者不仅同样可以让生命绽放光彩,而且有益健康长寿。哈佛教授证实,身体竟然随心念改变。“心灵是自己的地方……”胸怀坦荡的智者应如此,人生都应如此。

怎样使心态年轻、快乐?作者给出了答案。对我来说,那带着战火硝烟的情结——电台,如今则将它根植心灵深处,只要它不停地从人间接收美好、希望、欢欣、勇气和力量的信息,就会永远在心态上年轻,活力四射。

啊,老年朋友,让你我都在心中矗立一个永不坍塌的“电台”。

